

儿童文学：立于儿童的生命空间

经典

儿童本位
名著意识

这样告诉我们

儿童文
自然

，
学的艺术品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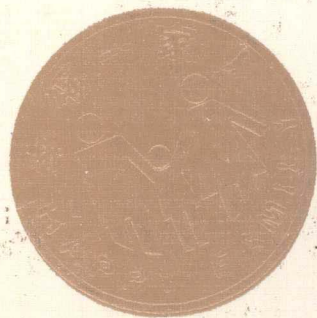
儿童是独特文化的拥有者

真正的儿童文
学作家与儿童
是秘密结盟的
“团伙”

本书在理论体系的精心建构当
中融合了大量名家名著的生动
解读。理性思考与感性表述相
映生辉，令人信服地阐述了经
典儿童文学的魅力所在○

童年是一个价值永存的领域

明天出版社



经典

这样告诉我们

朱自强 著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典这样告诉我们 / 朱自强著.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5332-6288-4

I. ①经… II. ②朱… III. ①儿童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0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9799 号

责任编辑 / 刘 蕾 美术编辑 / 于 洁

经典这样告诉我们

朱自强 / 著

出版人 / 胡 鹏

出版发行 / 明天出版社 地址 / 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网址 /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E-mail: tomorrow@sdpress.com.cn

经销 /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 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次 /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规格 / 185 × 260mm 16 开 印张 / 14.25

ISBN 978-7-5332-6288-4 定价 /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调换。电话: 0531-8209862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绪论 ----- 1

儿童文学：儿童本位的文学

- 一、儿童文学本质论的意义
- 二、儿童文学本质论的方法
- 三、儿童文学：儿童本位的文学

第一章 ----- 13

儿童文学的人性观

- 一、天使？抑或恶魔：人性论概观
- 二、儿童文学的人性观
 1. 信任儿童本性：儿童文学的人性观
 2. 人性观检验：《蝇王》、《麦田里的守望者》比较论
 3. 儿童文学的使命：“给这个世界再次带来信仰和希望”



第二章 -----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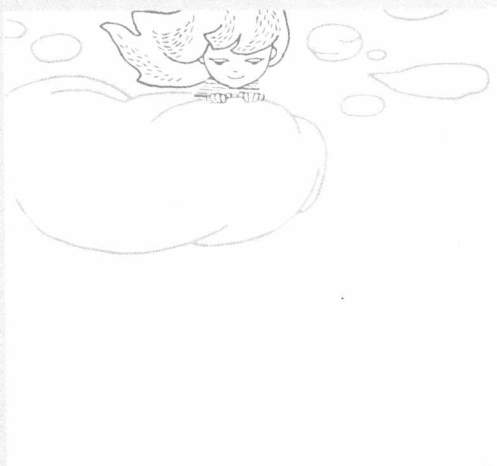
儿童观与儿童文学

- 一、“儿童的发现”与儿童文学的发现
- 二、传统基督教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
- 三、卢梭主义与儿童文学
- 四、浪漫派儿童观、童心主义儿童观与儿童文学
- 五、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

第三章 ----- 43

童年人生的珍贵价值

- 一、儿童生命的内含价值
- 二、为了童年自身而存在的童年
- 三、功利主义儿童文学批判



第四章 ----- 57

儿童·成人：人生的两极

- 一、两极区分的意义
- 二、儿童：独特文化的拥有者
 1. 儿童独特的存在感
 2. 儿童独特的价值观
 3. 儿童独特的人生态度
- 三、儿童文学：立于儿童的生命空间
 1. 寻找儿童文学的暗语
 2. 儿童文学中的儿童存在
 3. 儿童文学作家：儿童的“同案犯”



第五章 -----85

感性的儿童与感性的儿童文学

- 一、感性、理性与人的发展
- 二、艺术在本质上是感性的
- 三、感性的儿童与感性的儿童文学
 1. 感性化的儿童
 2. 感性的儿童文学

第六章 -----117

动态成长的儿童与儿童文学

- 一、成长的必然性
- 二、成长的意味
- 三、与生活搏斗的儿童
- 四、与现实适应的儿童
- 五、自我发现：成长中的“哥白尼革命”
- 六、性意识觉醒：成长中的“成年仪式”



第七章 -----151

纯粹的审美能力与纯粹的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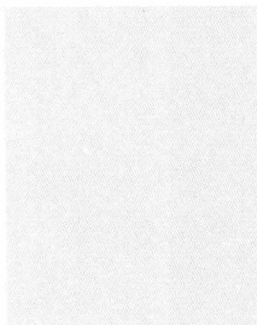
- 一、儿童的审美能力评价
 1. 对疑问的疑问
 2. 儿童期是文学期
 3. 纯粹的审美能力论证
- 二、儿童文学：纯粹的艺术
 1. 对疑问的疑问
 2. “大狗”叫，“小狗”也叫
 3. 倾听“小狗”的声音
 4. 自然、朴素：儿童文学的艺术品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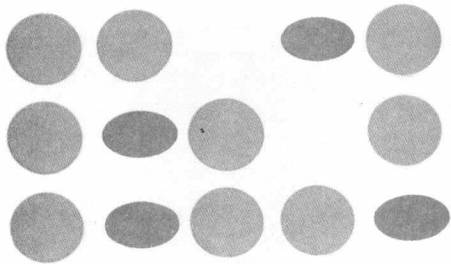
第八章 -----191

儿童文学作家“自我表现”的特异性

- 一、作家对儿童文学的精神需求
- 二、成熟的“儿童”：自我表现的特异性
 1. 成熟的“儿童”
 2. 成熟的“儿童”
 3. 作家·儿童：秘密结盟的“团伙”



后记 -----217



绪论

儿童文学：儿童本位的文学

- 一、儿童文学本质论的意义
- 二、儿童文学本质论的方法
- 三、儿童文学：儿童本位的文学

儿童文学：儿童本位的文学

美国的美学家W·E·肯尼克说过这样一句话：“就像奥古斯丁知道时间是什么一样，我们也知道艺术是什么。只是当别人问我们艺术是什么时，我们才答不出来。”^①面对儿童文学的本质问题，我也常常感到有着肯尼克所说的这种困惑：当没有人问我儿童文学是什么时，凭着自己的阅读感受、审美体验，我倒似乎能够把握儿童文学是什么，可是，当我试图“理论”地阐述儿童文学的本质时，心里却又是一片茫然。在我这里，从心中的感性体悟到达语言层面的理性表述，其间还存在着相当大的一段距离。我发表的研究儿童文学的第一篇论文与撰写的这本论述儿童文学本质的小书之间横亘着十年的时间。这十年里，“儿童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对我一直是如影随形，追之不来，舍之不去。这是苦恼、困惑的十年，也是思索、探求的十年。我个人之所以要花费十年的时间来努力填充这一理论问题的空间，一方面是因为自身的才学不支，另一方面更是因为儿童文学的本质问题本来就是难以企及的阔大艰深的研究对象。因此，我希望读者看到这本小书中我那些不无自信的观点时，不要把它们当成是对儿童文学本质的认识的结束，而是看做一种思考的开始。

儿童文学本质论的意义

儿童文学本质论所要回答的是“儿童文学是什么”这一问题，所要建立的是具有理论性、系统性、科学性的儿童文学观。就像一般文学研究包括文学理论、文学评论、文学史三个部分一样，儿童文学研究也由儿童文学理论、儿童文学评论、儿童文学史三个部分组成。儿童文学本质论是儿童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它对儿童文学理论中的其他问题，对儿童文学评论、儿童文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儿童文学的本质论是从事儿童文学研究的人应该尽力首先解决的理论问题。

将成人文学理论研究与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相比较，其本质论的特点和重要性是不同的。在运用语言并通过形象来观照人生这一点上，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是一致的。因此，一般文学理

^①见[美]M·李普曼编：《当代美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7月第1版，1987年5月第2次印刷。

论的大部分价值标准都适用于儿童文学，也可以说，成人文学理论的建设，为儿童文学理论提供了大量的可资运用的资源。但是，儿童文学虽然与成人文学系一母所生，彼此的品格却有极大的区别。

成人文学的本质论是在人类语言文化系统中回答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人文学的本质论研究的是文学与非文学的本质区别。而儿童文学的本质论似乎已经无需回答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新时期里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出现的“儿童文学是文学”这一命题，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非常时期”的理论应对，它对探讨儿童文学的本质问题并无根本性帮助）。它所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在文学这个系统中揭示儿童的文学与成人的文学的本质区别。显然，成人文学本质论的跨性质比较，与儿童文学本质论的同性质间的差异比较的难度是不同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从事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人，在本质论方面，才往往要比从事成人文学理论研究的人有着更多、更深、更持久的困扰。

然而，儿童文学本质论又偏偏是儿童文学研究者最无法绕开的区域，并且还是应该尽早涉足的区域。

在成人文学研究中，关于一部作品是不是文学，一位作家是不是文学家的论争是很少发生的，成人文学研究中的争论大都是围绕着作品、作家的优劣展开的。然而，儿童文学研究则不仅要对作品、作家的优劣作出价值判断，而且还需要对其是否是儿童文学作品、是否是儿童文学作家作出价值判断。这是由儿童文学创作的特殊规律决定的。成人文学作家在有意地进行文学创作时，一般不会出现把作品写成非文学的东西的结果，即使他的作品再晦涩难懂（如被称为“天书”的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再缺少读者，一般也不会失去文学属性。然而，创作儿童文学作品则不同。虽然儿童文学的读者群具有双重结构性，即不仅包括年龄意义上的儿童，而且也包括心性意义上的“儿童”（成人），但是，不能为儿童所理解和接受的、不被儿童所阅读的作品便不能成为儿童文学，乃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作者要写儿童文学的主观动机，未必一定产生写出真正的儿童文学的客观效果。研究者、评论者在评价一部作品是否是儿童文学作品或者是否是好的儿童文学作品时，一方面要根据作品在儿童读者中的接受情况，一方面则要根据自己对儿童文学本质的理解和认识，即根据自己的儿童文学观进行验证。

当然，与真理恐怕只有一个的自然科学研究不同，以人类的思想、情感、意志、心态为对象的文学研究，不可能存在人人认可的结论。在文学研究领域，有多少研究者的个性，就有多少种理论。因此，研究儿童文学本质时，只要是系统、合理、具有统一价值观的理论，就应该给予其存在的合法权利。事实上，对儿童文学本质的认识历来是见仁见智、持论不一的。正因如此，在儿童文学评论中才经常不断地出现对一部作品、一位作家大相径庭的评价，出现针锋相对的争论；在儿童文学史的研究中，才经常出现因儿童文学观的变化而对儿童文学史的问题

磨洗钩沉、重新评价的现象。

对儿童文学研究个体来说，儿童文学本质观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建立起来的，而且一旦建立起来的儿童文学本质观也会随着创作的发展、时代和自身的变化而重新建构。但是，不管怎样，一个儿童文学研究者，应该具有探索儿童文学本质的自觉意识，力求尽早和尽可能完善地建立起自己的儿童文学本质观。因为没有一个是具有理论性、系统性、科学性的儿童文学观来观照，儿童文学的各方面研究，就会因为缺乏统一的价值系统而陷入盲目性、摇摆性和混乱性，从而使研究失去学术品格。事实上，我们的儿童文学研究中曾经存在、正在存在着这种问题。

二 儿童文学本质论的方法

当阿基米德发现杠杆原理时，他曾经兴奋地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整个地球。”在儿童文学本质的研究中，寻找理论的根本支点是至关重要的。何谓本质？一件事物的本质是该事物所以为该事物的性质，是能将一事物与它事物相区别开来的根本属性。“儿童文学”这一表示一种文学样式的名称本身就显示了它是在与“成人文学”相关联、相参照的情况下产生的。正如“儿童”不是与“人”、“男人”、“女人”相对立，而是与“成人”相对立才能存在的概念一样，“儿童文学”也是与“成人文学”相对立才能存在的一种文学样式。因此，从根本而言，儿童文学的本质论只有在与成人文学的区别而不是联系中才能建立。

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很简单明白，两者的根本区别就是，儿童文学是儿童的文学，而成人文学是成人的文学。我并不是在搞语言的游戏。我这样讲，是因为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包括本质研究中，的确存在忽视儿童文学是儿童的文学这一简单常识的问题。常识是最容易被人忽视的东西。但是，真理却总是寓于常识之中。因此，忽视常识便很容易与真理失之交臂。

儿童文学不是成人文学，而是儿童文学，因此，儿童这一存在对儿童文学的本质具有决定性，就是说，开启通向儿童文学本质大门的钥匙紧握在儿童的手中。我历来认为，儿童读者是具有健全的感悟儿童文学艺术神髓的审美能力的，但是尽管如此，批评精神还没有成熟起来的儿童仍然不可能回答儿童文学本质这一问题。正如儿童文学的创作只能由成人来完成一样，儿童文学本质的研究也只能由成人来完成。读者马上会发觉我的话中存在矛盾：既然儿童文学本质研究只能由成人来完成，开启通向儿童文学本质大门的钥匙怎么会握在儿童手中呢？

这需要说明。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一个根本区别是，作为儿童文学作家的成人不是像成人文学创作那样，是成人为成人创作，而是成人为儿童创作。在成人文学生成中，成人（作家）之所以能为成人创作，是因为成人（作家）对成人的生活世界和心灵状态具有体验、理解和认

识；同样，在儿童文学生成中，成人（儿童文学作家）之所以能为儿童创作，也是因为成人对儿童的生活世界和心灵状态具有体验、理解和认识。儿童文学作家对儿童生命的体验、理解和认识程度，决定了他所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品质的优劣程度。如果作家能够走入儿童的生命世界，将自己的生命与儿童的生命融为一体，像尼·诺索夫那样成为儿童的“自己人”，那么，他就会从儿童手中得到那把登堂入室的钥匙。同理，儿童文学研究者如果能够进入体验、理解和认识儿童的最深层，将自己的生命与儿童的生命融为一体，成为儿童的“自己人”，他也会从儿童手中接过那把钥匙，真正步入儿童文学的殿堂，发现儿童文学的本质。

我所说的成人对儿童生命的理解和认识便是成人的“儿童观”。儿童观是成人在人生哲学层次上对儿童这一生命存在所作的认识和观照。它是成人将自己的生命与儿童这一生命体相撞击、相融合后的结晶。对儿童文学作家而言，儿童观是其儿童文学创作的根本支点；对儿童文学研究者而言，儿童观是其儿童文学（本质）观的根本支点。

1988年我曾发表文章，提出了“儿童观——儿童文学的原点”这一观点，^①同年，我又发表了《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儿童观》一文，^②尝试以儿童观作为视角，研究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对儿童生命世界的理解和把握。紧接着方卫平撰文进一步提出“童年：儿童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③的重要命题；王泉根在其学术专著《儿童文学的审美指令》中深入阐述了“儿童观：儿童文学的美学原点”的理论思想；而1996年，班马以多年治学“儿童美学”之积累，在《儿童文学研究》的“热点争鸣”栏目开展的关于儿童文学本体理论建设的学术讨论中，发出了以“儿童美学”作为儿童文学本体的根基的呼吁。这些理论现象都表明，新时期的儿童文学理论在完成向文学回归的战略行为之后，已经着手在立于儿童生命基点之上的儿童观或“儿童美学”与儿童文学本体之间进行新的理论搭建。

儿童文学研究既然是一门学科，就应该有它存在的界限、范围和属于自己的特殊的研究方法，就应该有它内在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从学科建设来看，就是儿童文学的哲学基点，没有这个基点，儿童文学这门学科只能如立散沙之上，无法建成高耸的楼阁。

在方法论上，我认为儿童文学的本质研究必得以儿童哲学为自己的根本立足点。这里说的儿童哲学不是柏拉图、笛卡尔、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哲学，而是叔本华、尼采、狄尔泰式的重视主体感性的诗化哲学，因此也可以说是诗化的儿童生命哲学，即诗化的儿童观。在儿童文学本质研究中，儿童心理学是可资借鉴的重要理论资源，但是儿童心理学既不能作为儿童文学本质论的根本理论支点，也没有整体移植和套用的合法性、有效性。因为正如美学家桑塔耶纳所

①见拙文《儿童观——儿童文学的原点》，载1988年11月12日《文艺报》。

②载《东北师大学报》1988年第4期。

③方卫平：《童年：儿童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载《浙江师大学报》1990年第2期。

言：“现代人即使在心理学的领域内，也是首先研究知觉的功能和知识的原理，仿佛借此可以认识外在的事物，他们比较忽视想象力和感情这纯粹主观的人性方面。”^①就以对新时期儿童文学理论影响最大的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而言，其作为主导的哲学认识论是无法把握儿童的主体生命感受的，因而也是无法解开儿童文学世界的本质奥秘的。

儿童的生命存在与儿童文学本质之间存在着衡定的唯一无二的本体逻辑关系。正如不能先于研究人去研究文学一样，我们也不能先于研究儿童而去研究儿童文学。探求儿童文学的本质，无可避免地要去探求儿童生命的本质，并在这一探求过程中，建立起自身的儿童观，由此儿童观指引，寻找到通向儿童文学本质的大路。建立科学、合理的儿童观是儿童文学本质研究的重中之重。

意大利历史哲学派美学家维柯对美学的最大贡献就在于运用了历史发展观点和历史方法。他的历史发展观点和历史方法有一个总的原则作为出发点：“凡是事物的本质不过是它们在某种时代以某种方式发生出来的过程。”^②这就是说事物的本质应从事物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过程来研究。如果借用维柯的历史发展观点和历史方法，我们会清晰地看到儿童观对儿童文学的根本制约：儿童文学的发生是以近代儿童观对“儿童的发现”为前提的；儿童文学一经产生，就在历史上存在的多种儿童观的操纵下，生成了多种形态的儿童文学。那么，有多种儿童观和多种形态的儿童文学存在是否就能证明儿童文学有多种本质呢？

现代的存在主义哲学，特别是在萨特的著作中，屡次讨论过一个著名的论题：存在先于本质。萨特认为人与物不同，物是一种自在存在，人则是自为存在。萨特宣称，“存在先于本质”这一论题只能适用于人，只有在人的身上它才显得有价值。尽管存在主义者对这个论题众说纷纭，但他们都同意这个论题是他们对人的分析的重要依据。儿童文学与它的创造者一样，也是一种自为存在。由此推论，儿童文学的存在先于儿童文学的本质。儿童文学这一存在也可能像人的异化一样，分裂成本来的儿童文学和非本来的儿童文学。我们应该将儿童文学的本质看做儿童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不断扬弃和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讲，儿童文学的本质不是先天给定的，而是历史生成的。儿童文学的本质蕴藏于儿童文学的历史发展中，生成于自身不断变革更新之中。因此，审视儿童文学的本质需要建立一个历史之维。当我们把儿童文学交还历史之时，我们与其是在诘问儿童文学的本质为何物，莫如说是在求索儿童文学的本质生成为何形。历史上存在着压抑儿童天性、束缚儿童成长的教训主义儿童文学，但是，它并不能反映儿童文学的本质；现实中存在着大量艺术水准低下的儿童文学作品，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儿童文学在本质

① [美] 乔治·桑塔耶纳著：《美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1985年6月第2次印刷。

② 转引自朱光潜著《西方美学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7月第1版，1979年6月第2版，1994年5月第2次印刷。

上是一种低劣的艺术。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而合理的必然是存在的。不合理的存在会在一夜之间成为昨日黄花，合理的存在经年历载也会依旧生机盎然。

儿童文学本质论以儿童观为根基。有各种各样的儿童观，但是，儿童文学的本质却并不与其一一对应。当儿童文学本质研究注目既成的形形色色的儿童文学存在时，要发现那些与儿童生命本质、儿童审美需求本质相契合的儿童文学存在，在此基础上建立儿童文学本质理论，而对那些与儿童生命本质、儿童审美需求本质相疏离，甚至相悖的儿童文学存在则要采取批判的立场。可以这样说，有反映儿童文学本质的儿童文学存在，也有不能反映儿童文学本质的儿童文学存在。从存在的角度看，我们不能说不能反映儿童文学本质的儿童文学就不是儿童文学，但从价值判断的立场上，我们却可以说哪些是有益的儿童文学，哪些是有害的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本质理论正是为这种价值判断提供依据的。

文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它是在多种可能性中进行自主选择的一种行为。儿童文学作为自为的生成物，其存在是形形色色的，但是对研究个体而言，儿童文学的本质却不可能是形形色色的。哪些儿童文学能够反映儿童文学的本质？这既需要判断，更需要选择。选择就避免不了排斥。这也可以那也可以的调和说法，等于消解了本质。

我也在“选择”。我在这本小书中讨论的的确不是一切存在过的儿童文学的本质，而只是一部分儿童文学的本质，我认为这部分儿童文学才真正反映了儿童文学的本质。我把某些被异化的儿童文学存在，作为探求儿童文学本质的参照物。

我认为建立儿童文学本质理论，必须具有“名著意识”。所谓名著，是指那些经受住儿童读者和时间的双重检验，在广阔的范围内得到公认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我选择了这些名著，因为我相信，“任何一种特定事物的定义也就是那一类中的好事物的定义，因为一件事物在它那一类中是好的事物，它就只能是具有那一类特性的事物”。^①我的儿童文学本质论是企图建立在对好的儿童文学作品的体验之上的。进行儿童文学本质研究的我必须将目光盯注在质感最强的那类作品身上。当然，本书给以肯定的作品中，也有还未得到“名著”这一定评的作品，但是，它们却是符合我的儿童文学本质观，符合我的儿童文学理想的。我并不抱着建立高深的儿童文学本质论的奢望，只要我对这些好作品的审美体验基本上是切实的和准确的，我就会给自己鼓鼓掌，因为我知道达到这个程度，对我已是十分困难。

当然，我不想在以优秀的儿童文学作为立论依据讨论儿童文学的本质时，把儿童文学的存在看得狭窄和单一起来。我不想因为自己的儿童文学理想，就养成儿童文学判断上的一种洁癖。理想应该坚持，但是应该在现实中坚持。理想会与现实斗争，也会与现实达成适当的妥协。在

① [英] 罗宾·乔治·科林伍德著：《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1987年3月第2次印刷。

儿童文学这片稻海中,那些颗粒最为饱满的稻粒可以作为传播的种籽,不甚饱满的也可以作为食粮,而夹杂于稻粒之中的稗籽是必须剔除殆尽的。

我的儿童文学本质研究,是把儿童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的,具体说,它囊括了给三岁至十五岁的儿童读者的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和少年文学。超过十五岁的读者,我以为可以交由青年文学、甚至成人文学来服务(当然,有十五岁以前的早熟儿童去读“大书”,也有十五岁以后的青年来读“小书”的现象。但是,它们都不能改变儿童文学的儿童读者为三岁至十五岁的儿童这一目前仍然通用的基本原则)。在新时期里,王泉根借鉴国外经验,提出了将儿童文学三分天下的主张,这一观点对作家创作最具价值,而且也确实解决了儿童文学理论中存在争议的一些问题。不过,我认为,就儿童文学的本质研究而言,还是有必要将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三分合一。儿童文学的本质论应该是一种整体观,应该对各个年龄层次的儿童文学具有整体的涵盖力和统摄性。我的儿童文学本质研究并不考虑面向不同年龄层次的儿童文学创作的不同技术层面,而只探讨其共通的生命哲学和审美意蕴。

我的儿童文学本质研究采用体验在先的论述方法。我认为,我们的儿童文学理论(尤其是对儿童的研究方面)在整体上谈玄说理过多,却很少将理论的支撑者——事实体验推到前台来,就是说,悬浮的立论多,踏实的实证少。在实证方面,刘绪源的专著《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开了一个好头。他有理论框架,但绝不缺少对作家、作品、思潮等的事实体验,这就使其著作血肉丰满地融理性与感性于一体。读这本书,我们能切实感受到研究者那种令人信服的儿童文学悟性。另外,汤锐的专著《现代儿童文学本体论》也是将富于感性的散文笔墨与逻辑严谨的理论阐述相融合的理论佳作。当然,理论研究有各种路数,不该专此划一。不过,我本人更推崇感性与理性相融合的那种“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理论境界。本书虽不能至,但我心向往之。



◇《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封面

对儿童文学研究而言,最少不得事实体验,而且在理论表述上,也应该提倡实证的方法。因为儿童文学研究经常不是在谈论成人自己,而是在谈论儿童(也许正是因为关于儿童的实证难以获得,我们才只好以谈玄说理来补拙)。儿童文学理论产生的历史很短,理论体系尚处于建构之中。大家都在摸索中前行,因此,在许多理论问题还没有形成共识,没有合法化之前,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要出言有据,而不能仅凭假说,不能从推论到推论。由于本书将儿童观作为儿童文学本质论的根本支点,我就必得在儿童研究和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研究两方面拿出一些实证。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这本小书实在是勉

为其难的答卷。

“文学是人学”，是人的灵魂学、精神主体学。我认为对儿童观和儿童文学本质的探寻，不能仅仅从纯学问的立场出发，把它作为谋生的饭碗或者智力的操演形式，而是应该上升到通过对儿童文学本质的思考，追问自身的生存哲学的层次，即把自己的生命和灵魂投入到研究之中，在儿童文学的本质与自身的生存哲学或曰人生观之间寻找到沟通之路。我相信，超然物外、隔岸观火的冷漠的研究态度，只能使研究者远离儿童文学本质的真髓。在这本小书中，我试图将对儿童文学本质的思考与对人生和人类前途的终极关怀联系、打通起来。尽管我的思想很可能是浅薄的，但我的思考和努力却出自一片真诚。我认为，在与研究者的精神主体相关的儿童文学本质研究中，具备一般的文学修养，具备比较完备的儿童心理学、教育学、儿童社会学、民间文学等方面的知识修养固然重要，但是，向儿童文学本质掘进的最为根本的驱动力却是来自研究者立于儿童观基点上的人生哲学。

三 儿童文学：儿童本位的文学

“儿童本位”是一个老旧的理论术语，它与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紧密相连。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不具备西方儿童文学的能动性和常规性。它的发生过程脱逸出了先有创作、后有理论这一文学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是呈现出先有西方（包括日本）儿童文学的翻译和受西方影响的儿童文学理论，后有中国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这样一种特异的文学史面貌。在这样一种儿童文学的生成中，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儿童本位”理论的提出，起到了发轫历史的作用。但是，“儿童本位”理论的日后命运却是一波三折，坎坎坷坷。在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创作与为中国儿童文学奠基的“儿童本位”理论之间，出现了重大错位，即“儿童本位”理论并没有在创作园地催开同根的花朵。而在建国后的十七年中，“儿童本位”理论不仅一直名声不佳，而且在极左思潮盛行之时，还曾被冠以“反动”的罪名而被批得臭不可闻。新时期以来，学术界特别是第五代批评家们为“儿童本位”理论恢复了名誉，确认其发挥的历史作用，肯定理论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合理内涵，并同时指出这一理论存在着忽视儿童文学的社会性和成人引导的必然性之失误，这是倾斜的儿童文学本体观，它对儿童文学本体的理解和把握并不准确和完整。

我无意否定新时期的儿童文学理论对历史上的“儿童本位”理论提出的批评，尽管我对历史上的“儿童本位”理论怀着理解和同情：“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理论没能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创作园地扎下根须的悲剧命运起因于它的生不逢时的超前性；我感到许多论者指出的“儿童本位”理论的缺乏社会性色彩，其实与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的不成熟和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的令

人失望有关。我在这里重新倡言“儿童文学是儿童本位的文学”，是因为“儿童本位”一语是只可以擦拭得美丽照人然后装进当今时代的新酒的“旧”瓶子。对“儿童本位”这一思想表述的评价与对其他人文精神的评价一样，要摘掉机械进化论的有色眼镜，不能因为它经历了时间的漫长风雨便以为它已经陈旧甚至风化。

“儿童本位的文学”是我所选择的理想地表述了儿童文学本质的简洁用语。任何新的理论建设都无可避免地包含着对传统进行继承和超越这样两种行为。我不讳言我的儿童文学本质观深受历史上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的影响，但我更希望读者看到，我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更是蕴含着当代思考、发现和诠释的理论成果。



儿童文学小论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周作人自编文集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儿童文学何以是儿童本位的文学？儿童是与成人完全不同的人，儿童与成人是人生的两极，儿童与成人是不同的人种，思想家卢梭、教育家蒙台梭利、儿童文学理论家波尔·阿扎尔和利利安·史密斯如是说。儿童是独特文化的拥有者，儿童与成人在存在感觉、价值观和人生态度

◇《儿童文学小论》封面

方面存在着许多根本的区别。儿童文学创作与成人文学创作的一个根本不同是儿童文学作家必须解决好与儿童的人际关系问题，即作家必须以作品与儿童建立起亲密、和谐的人际关系。作家既不能做居临儿童之上的教训者，也不能做与儿童相向而踞的教育者，而只能走入儿童的生命群体之中，与儿童携手共同跋涉在人生的旅途上。因此，作家的儿童观应该以儿童为本位。何为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不是把儿童看做未完成品，然后按照成人自己的人生预设去教训儿童（如历史上的教训主义儿童观），也不是仅从成人的精神需要出发去利用儿童（如历史上童心主义的儿童观），而是从儿童自身的原初生命欲求出发去解放和发展儿童，并且在这解放和发展儿童的过程中，将自身融入其间，以保持和丰富人性中的可贵品质，我将这种形态的儿童观称为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儿童文学作家在这种儿童观的观照下创作的儿童文学就是儿童本位的文学。

儿童文学如果以儿童为本位，它将不是把儿童的心灵看做一张白纸，而是当做一颗饱满的种子。“儿童文学作家面对一颗种子不能像面对一张白纸那样，以为可以单方面随心所欲地书写，他要受到制约，必须考虑到要激活这颗种子的潜在生命力所必需的合适的土壤、阳光和养料。”^①

儿童文学如果以儿童为本位，它将看到儿童生命体内蕴含着不可替代的珍贵的生命价值。儿童是漫长的生命发展的根基，人类在走向青年、壮年、老年的过程中，生活只是把一些新的

① 见拙文：《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儿童观》，载《东北师大学报》，1988年第4期。

东西注入到儿童这一固有的根基之上。因此，童年时代并不是随着成长就要像旧衣服一样脱去扔掉的一种存在，对人生的整个周期而言，它是永远不能摘下的一环，是一个价值永存的领域。

儿童文学如果以儿童为本位，它将看到儿童期并非仅仅是为了给成年期做准备才存在，而是同时也为了自身而存在，儿童不是匆匆走向成人目标的赶路者，他们在走向成长的路途上总是要慢腾腾地四处游玩、闲逛。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反对为走向成人目标而“缩略童年”的功利行为，而是将“浪费时间”的游玩、闲逛看做是童年期里正当合理的一种生活态度。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给儿童以拥有自己人生的权利，鼓励儿童从容不迫地享受童年的幸福，满足并发展儿童的生命欲求和愿望。

儿童文学如果以儿童为本位，它将超越成人与儿童之间的鸿沟，成为立于儿童的生命空间的文学，淋漓尽致地表现具有高度人生价值的儿童的存在感觉、价值观和人生态度，从而成为儿童的知音。

儿童文学以儿童为本位，它将拆散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的算盘珠子，把儿童文学从狭隘的教育主义那里解放出来。它将发现儿童是感性化的人，童年期是培养和发展儿童感性能力(情感和想象力)的最佳时期，它有如农事的节气是不能错过的。感性需要交由艺术来守护，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肩负着守护、培养、发展儿童感性的园丁职责。

儿童文学如果以儿童为本位，它将不仅发现儿童是最渴望成长的人种，而且能够洞悉儿童成长的真正意味。它看到儿童在成长中与生活搏斗的艰难，理解儿童在成长中与现实的适应。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既不会因儿童成长中出现的一些表面的丧失，而消极地试图把儿童封闭在童年的茧壳里，也不会因儿童在成长中出现的一系列成人化特征，就将归顺既存的现实原则作为儿童成长的最终目标。鼓励、帮助儿童成长的儿童文学是放飞儿童生命的文学，也是对既存的现实原则怀着变革的思想，召唤人类更加理想的未来的文学。

儿童文学如果以儿童为本位，它将对儿童鲜活的审美力量投以信任的目光，而拒绝那些以成人审美形态为最高完成态，把儿童的审美能力看做是“前审美”和“低水平”的观点，从而建立起儿童文学是真正的、纯粹的艺术这一坚强自信，确保儿童文学做高水准的艺术追求。

现代形态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并不会导致作家主体性的丧失和“自我表现”的消解，成为“作家不在”的文学。它承认儿童的生命具有很强的自然属性，成人作家的生命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两者并非是完全等同的。但是，两者在儿童文学中的关系在本质上不是对立而是统一的，是两个大小有别的同心圆。成人作家的生命观大于儿童的生命观。作家作为葆有儿童心性的成熟的“儿童”，其价值观在认同儿童价值观的基础上以儿童的生命为内核为根基，向外扩展。扩展的部分是作家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对人生的真知灼见，因而能引导着儿童进行生命的自我扩充和超越，以期创造出丰满而健全的人生。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作家是特殊的人种，

是成熟的“儿童”。儿童生命是儿童文学作家生命的根基，他不能离开这个根基。正因为这一原因，在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中，作家与儿童是结成“同谋”的“团伙”，他站在儿童利益的根本立场上，引领着儿童去谋取生命的健全成长和发展。这正是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作家的“自我表现”的特异性。能够进行这种特殊的“自我表现”的作家才能获得作为儿童文学作家的主体性。

儿童文学作为儿童的文学，除了以儿童为本位，站位于“现在”的我们还能有什么选择呢！